

十三經注疏

二十三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一

(五四)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陸曰自生民至卷阿八篇成王周公之正大雅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姬文武之功起於后

稷故推以配天焉

。姬音原姓姬名有邵氏。疏生

八章首章十句二章三章八句四章十五句十句六章八句七

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姬而來其文王受命武

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

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

天焉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

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

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

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

此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姬生后稷者經稱厥

初生民時維姜姬是據后稷本之也。姜姬故序亦順經而為文

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

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下候稷起註云堯受河圖

洛書后稷有名錄苗裔當王是后稷也。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

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并言文武之功。是后稷生於姜姬也下

土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也。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

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厥初生民

時維姜姬生民本后稷也姜姬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

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

。禋音田。禋祭也。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

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在。此率九賓御乃禮天子所

御帶以弓鞬受以弓矢于郊禋之。則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禘

也姜姬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其無

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

用天子之禮。禋音田。禋祭也。禘音帝。禘祭也。禘音帝。禘祭也。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以而後

稷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攸止一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

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上帝也敏耒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禘之時時則去其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

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跡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盡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

名之曰奔奔臣堯而率之是為后稷也敏密謹反歆許疏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見賢遍反又敏側皆反又如字

厥初至后稷。毛以為木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

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禘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禘

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為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

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也即得懷任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

有德為舜所率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

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一句為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禘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

迹禘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不歆歆如有物所在身之左右所止在於身中如有人道精神不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

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生民至帝焉。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生民者本其初生而未

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此一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思六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

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酷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二心稷以后稷為嚳之子也

張晏曰高辛所與也名嚳以字為嚳。加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繫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邠氏之女曰姜

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娥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配姬嚳之八日常儀生摯以堯與契

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云。心為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遼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

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以待衆乃率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

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率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此全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

後仍為舜所勅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
促齡而恠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學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
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襲歷數
世也其緯侯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
者皆所不信○箋厥其至生民○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
釋詁文周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雍補
太祖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前祖之尊大
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王以
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各此經之民為
始祖者以人之為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言初生欲明自
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於此故言周之始祖
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
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
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識緯以
命歷字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
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
為高辛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
於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禮
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推於堯堯不與嚳並
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子如史記是

詩既七之一

王元保

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
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為周始祖有娥以玄鳥生商而契為
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
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
赫赫姜嫄其德不圓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
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
世濟之文復協故易言帝不以高辛之妃也○傳禮敬至之
前○正義曰釋詁云禮祭也則禮是祭之名又云禮敬也義
得相通且祭必致敬以禮為敬也大宗伯云禮祀昊天上帝
帝註云禮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禮者
惟祭天之名故書稱禮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經傳之中亦
非祭天而稱禮祀者詁儒遂以禮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
曰精意以享曰禮禮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禮者煙氣煙燭
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
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禮此之謂也準又稱
難者曰禮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禮祀上
帝辨其本言煙燭之禮也書曰禮于文武者取其辨精意以
享也先儒云此潔祀曰禮若潔祀為禮不宜別六宗與山川
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
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於尚

書少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禘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禘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為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禘焉言此祀祀郊禘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禘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禘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入掌宇其來主為瘞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禘之神蓋祭天而先禘者配之變禘言禘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馬天子內宮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內宮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樂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內官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太祝酌酒飲之於郊禘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鞬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禘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

詩疏古之一

吳弗生

衣執弓矢異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禘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如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禘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禘祀名高猶尊也禘猶禘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元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禘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大牢者以燕祭先禘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禘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禘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卵如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少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喬答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禘氏枝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城簡吞卵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禘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禘毛傳亦云郊禘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先禘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比是鄭中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禘配之謂之郊禘至高辛之世以有吞卵之事以為禘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禘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禘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辭其高義後王以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禘以配郊非謂立

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可得合詩禮二
註曰然禮註為高辛之山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
其時簡狄吞卵外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箋克
能至之禮。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禱也。孫炎曰祓
除之福。曰語云祓除其心。巫云祓除異俗。左傳猶社。魯鼓
檀弓云巫先祓。檀弓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佛之言。祓
禳祀上帝於郊。禱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禱字為
異。由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源是為
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為天子。所以得祈郊。得祭。天養
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
通。天三統。使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也。禮運曰。祀之郊。也。
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
之於。郊。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
履。踐。至。則。民。○正義曰。諸書傳言姜源。漢大迹。注。膠。簡。狄。吞
卵。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二。重。辛
章。皆。言。上。帝。此。端。言。帝。不。言。上。故。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
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
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不。從。故。也。心。疏。速。疾。謂。之。敏。故。
訓。敏。為。疾。一。解。姜。源。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禳。祀。
姜。源。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而。見。天。

寺九十七之一

即上尊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
必以足躡其地之變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
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敏故以敏為齊謂祭而齊
饗之也介大舜詒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源使昭元平三傳
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平三傳
曰厄姜方壽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
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正震上在震
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讀故姜源之配
高辛亦應久矣未必王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比年
始震則其得福早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信以祈禱有子
故繼述為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稷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
身為農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
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與云帝曰弃黎民阻飢汝后稷播
時百穀是其利民之建也。箋帝上帝至后稷。○正義曰。後
以此及玄。為是說。以迹生契。以知生之。經文也。何。圖。曰。五
源。履。大。迹。生。后。稷。中。說。稷。起。云。著。離。稷。土。成。迹。昌。契。隆。云。
玄。鳥。翔。水。道。代。流。城。簡。云。之。生。契。封。商。皆。與。云。契。之。知。生。後
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源。出。蟬。見。巨。人。迹。心。忻。然。說。以。行。路。見
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又。其。而。生。棄。故。木。紀。云。簡。狄。行。路。見
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知。生。

之說也又樹宮云赫赫靈源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位
然不得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姜源非高辛之妃自
云帝黑帝此不言善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
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執而為大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
為指故依用之云敏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
右也敏與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
手故以介為左右也傳以風為早衰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
之云風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死亦禱
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源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近矣而
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又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則不能
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故故知
心跡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故故知
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擅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無思人道亦
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雲載瓦也大明曰大
任有身是為震為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雲載瓦也大明曰大
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
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水後收養之則欲棄
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弃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
高辛氏有才子入人竟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

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八元中稷亦高辛氏
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稷
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奉棄為之故云是為高辛氏稷鄭志
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源為高辛氏之妃意
以為非帝譽之妃史記譽以姜源為妃是生后稷又故然
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漏隱是以敢問易毛
之義谷曰即姜源誠帝譽之妃後大人之迹而敢問易毛
真意矣心與神氣故意散散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
者何可悉信是故采信亦非不信亦非稷雜於堯堯見
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疑也

彌厥月先生如達
在直田終人過十月而生生如達之士言易也。彌厥月先生如達之士言易也。彌厥月先生如達之士言易也。

不折不副無蕃無害
折副蕃害以恒廣逆人道。折副蕃害以恒廣逆人道。折副蕃害以恒廣逆人道。

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赫顯也。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赫顯也。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赫顯也。

言之微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

不令人志以禮祀而無人道居默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

言可美大矣姜原之孕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

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此之也其生之時不折割不割裂

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

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

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

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原之身豈不見安於禮祀乎言姜原

實見安於禮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禮祀所安也由為

禮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為

異言姜原履亦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數其有由

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原心不自安以天人道備而人生

天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

禮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也

懼時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

傳誕大至生者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

言其生易如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

先生之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後稷是姜原之子最

九之三

卷之二十七

七

先生者應難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原

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達羊臣

言易。正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章句曰

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黔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

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六載禮及春秋元命包

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原踐巨人迹身動如孕者及

暮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常月馬遷之言

未可信也。傳言易至人道。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生

之易故云言易也以摠解一經又解易王所以為美者以凡

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并福災言其母以橫逆人道

今后稷之生能無并福災害故美之也。曾語云文王在母不

憂是謂未生為在母并福災皆裂也。禮記曰為天子削瓜者

之是謂為裂也并福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闕宮云無災

無害彌月不達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

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

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

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

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濱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

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而生契如此之類

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并福災害不為

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
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由言之以為美目晉語曰
天任震文王不交少溲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
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
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
人道之言雖同二者皆小別耳。傳赫顯至康也。正義曰以赫
是明貌故為顯也天實降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因禮祀
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
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禮祀所安無疾而
生子。姜康寧至不信。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
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奔子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
之後奔之上則是說其奔子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
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
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
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
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已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不寧之
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誌其心猶不寧之
也上帝不寧者為生天之胤故不寧不康禮祀者懼時人不
信故不寧也以此故再言不寧不康禮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
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

寺充一七之一

得疑其犯礼奸淫而有此胤以此又復不寧姜嫄既有此事
不安欲望眾言故棄之以顯其異使眾人知之也異義詩齊
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
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
九族而親之礼識云唐五帝知不感天而生玄之問也諸言
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
玄鳥降而生商謂娥簡吞黿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
文劉媪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亦有父感神
而生者也且天蒲盧之氣媪照桑虫成爲已子況乎天氣因
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如
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
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
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
盧爲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黿生契則
不由父矣又何怪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父則
亦爲有父繼父爲親故稱饗之曹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帝亦
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契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
狄雖則吞黿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
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嘗有四妃
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嫫

嘗生帝摯摯最焉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止妃姜嫄
未有了故裡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
帝學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學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
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
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晉其神因以自
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糶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
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郊也且不夫
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殺滅其意不信獲大迹
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為貴獲子姜嫄避燕而棄之
王基駭之曰凡人有遺胎猶不以為為嫌况於帝學聖主姜嫄
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祀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
言審是帝學之子凡聖王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
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善而有
身何以知其持有神奇而置之於寒水乎假令鳥不覆翼終
疑逾甚則后稷為無父之子學有淫昏之妃姜嫄有巧辱之
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
帝善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學
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學焉得知而卜之苟非其理前却摯
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
所以喪滅誠如爾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

府符

詩李女一

九

王元保

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惑
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寢以不信天帝能生后
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爾
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
何知焉孫毓云天道微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
媪之任高祖者有雲龍之性寢妙之生由於玄靈之妖巨迹
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學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
敢棄盜巷寒水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
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學崩之月
而當疑為奸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說能言辭賢以鄭
為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說自云述
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具之
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具之於
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具之明
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
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
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
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章傳云堯見天因部而生后稷因之
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
棄之且馬上之說姜嫄為辛之正妃其於帝堯則君母也此

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已子足以自專不假天命何云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誕實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
誕大實置腓辟字爰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實之政反下同隘於僻反巷戶降反腓符非

誕實之平林會伐平林
牛羊而辟入者理反避也

誕實之寒水鳥覆翼之
大鳥來一翼覆之取之

鳥乃去矣后稷呱矣
於寒水。籍在夜反。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天異往取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天異往取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

疏
誕實至呱矣。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

詩疏七之一
林重校

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此後稷置之於陝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後稷置之平地林木之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水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水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字爰至天下。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為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順之則是為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博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為遺腹矣。箋云異至異之

○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裡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

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

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為不祥故棄之謬矣○傳大鳥至藉之
○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
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水尤甚既奇而覆之明
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
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
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訥

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疑以就口食
譚長

路大也岐知意也疑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
詩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
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
自食謂六七歲時○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訥沉于反匍音蒲
又音符本亦作扶匍蒲比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疑
魚極反說文作疑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

藝之荏菽荏菽布布禾役稊稊麻麥蒙蒙瓜瓞

嗶嗶
注菽戎也布布然長也役列也稊稊苗好美也蒙蒙
然盛茂也嗶嗶然多實也箋云藝樹也戎菽大豆也

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藝魚世反荏菽而
甚反叔或作菽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布蒲貝反稊言蒙
府寄校
詩疏七之一
林重校
十一
陸記清

莫孔反畎田節反嗶布孔反徐
又薄孔反長如字又長丈反

詠
實覃至嗶嗶○毛以為
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

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於呱呱之時也於是
之時其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
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
貌有所識疑疑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啖之纔
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藝之者是荏菽也此荏菽乃布
布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稊稊然美好所種之麻
麥則蒙蒙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嗶嗶然衆多是其本
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

言誕者為岐疑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疑也○鄭唯實
覃實訥為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訥然餘同○
傳覃長至疑識○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
故為長也詩大路大釋詁文以岐疑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
故以岐為有智之意疑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
故先岐後疑○箋實之至歲時○正義曰實覃實訥為厥聲

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為克岐克疑而設取實之為義不指覃
詩匍匐之躰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訥而聲已大適匍匐而
已能岐疑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案集註並為適
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躰覃訥之文

任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單謂始能坐許謂張口嗚呼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單亦安意故為坐也許音呼字又從言故為張口嗚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為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嶷然意有所智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見內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後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食之時已有種植之志言天性也若為稷官之時始有種植之志不足言其天性且種植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荏菽至多實。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今以為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為大豆註穀梁者亦

詩疏七之一

林重校

十二

陸記青

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我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絕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藝之文為下揔目於荏菽配之為句又分別說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後者在於行列未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佈佈穰穰皆言生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為葉茂而以奉奉為多實也定本奉奉多實之上云瓜瓞也案集註等並無此四字。箋藝樹至天性。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為種植通稱故云藝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植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植於後果為稷官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高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箋云大宜其利下章是也。若神助之力也。相息亮反註同。第厥豐草種之黃

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實發實秀實取實好

實穎實粟即有郃家室 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

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粟其實粟然郃

姜源之國也堯見天因郃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郃命使事

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

也稷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粟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

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孰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郃

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 弗音拂韓詩作拂弗亦也

種支勇反注種雜種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稷亦秀反

穎營井反穗也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郃他來反

后稷所封國也今 疏 誕后稷至家室。毛以為既言后稷

在京兆武功縣。 為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為稷官時

事也可美大矣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

之必好似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明相助之狀言種

之教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

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方正

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稀穠之處

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種而肥大實稷稷然然而生且謂夏

末時也稍至秋初禾又出穗實盡發於管實生粒皆秀更復

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穗重而垂穎實成而粟

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郃就

謂田種不雜成功而改封於郃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

勢則同。箋大矣至之力。正義曰下言有郃家室言功成

之時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

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弗治至天命。

正義曰弗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被而言種黃則黃色是穀

也穀之黃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

黍稷是民食之主故率以為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闕宮

言種黍稷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按盛則人

所美愛故以茂為美此種之黃茂為下揔目自此以下皆說

嘉穀茂盛故先言黃盛以揔之方者正上方之義謂極盡

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

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

種為雍腫謂苗之肥盛也稷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

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

莖發耳故言盡發則稷亦盡長秀穎好粟皆亦尺然率一以

明上下也釋草云惟莖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

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莢是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
異名以曉人然則莢是英秀對文以莢為不實故以秀為不
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
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寸云穎禾末也禹貢定
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二百里納結註云銍斷去稟也結
又云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亩同穎謂
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
其穗重而穎垂也粟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粟然桓
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粟百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
粟是粟為穀熟貌世本云有郃氏女曰姜嫄故知郃是姜嫄
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郃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
見天因郃而生后稷謂使郃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
郃謂封為郃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
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郃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
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絕滅或遷之他所以也
豐至變更。正義曰釋詁云苞茂曹也故知曹皆為茂也
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
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
詩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

大田既種是也

管子

管子

管子

種是肥充之貌天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
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稂
為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
管子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總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
實粟止言粟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就以足之
家無所變更者謂郃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
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
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
其末云斯封稷契臯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封
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
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出其封於郃必是堯之封矣
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郃號曰后稷以
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郃始平武功縣
所治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
秬一稗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芑云天應堯之顯后稷
故為之下嘉種。秬音巨秠音巨反亦黑黍也又秠卑反徐
芳輝反糜音門爾雅作蘆同郭云偉反赤梁粟也芑音起徐
又巨已反郭云白梁粟也秬芳于反字書云蘆練也應應對

之應為于偽反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

任是負以歸華祀恒編始也始歸郊祀也

為已下此四穀之類則編種之成熟則獲而計之也

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成功之後也

獲戶郭反任音三注同

肇音兆偏音偏下同

此言其祭三之事可美大矣此後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

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其可也

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苽之糜

維是白苽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編種之以糜以芑至

則於是獲之於是畝計之編種之以糜以芑至於是

任抱之以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糜芑之藪而歸始於

天也。鄭以右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異餘同

。傳天降至白苽。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

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

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此經是黑

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秬故此經異

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豎人注云釀

秬為酒秬先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

正一秬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

則一米亦可為酒豈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秬

之應為于偽反恒之秬秠是獲是畝恒之糜芑是

任是負以歸華祀

為已下此四穀之類則編種之成熟則獲而計之也

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成功之後也

獲戶郭反任音三注同

肇音兆偏音偏下同

此言其祭三之事可美大矣此後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

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其可也

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苽之糜

維是白苽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編種之以糜以芑至

則於是獲之於是畝計之編種之以糜以芑至於是

任抱之以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糜芑之藪而歸始於

天也。鄭以右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而祀天為異餘同

。傳天降至白苽。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

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

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秬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

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此經是黑

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秬故此經異

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豎人注云釀

秬為酒秬先黑黍一秬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

正一秬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

之廣多故以恒為備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
上言封之於郊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
知此祀為郊也。鄭任猶至之後。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
在皆故任為抱。鄭以後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
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非
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絜齊肇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
者二王之後申明明証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戴或
肇不為始之意也。

蹂釋之 蹂音而。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
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
說其速也。音而好出之。戴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趣於
釋之。蒸之以為酒。及薑薑之實。春傷容反。揄音由。又
反。說文作。昌弋紹反。戴波我反。蹂音柔。叟所留反。字又
濤米膏也。爾雅作。音同。郭音駮。丞反。浮如字。爾雅說
又並作。浮云丞也。好食波反。蒼頡篇云取出也。練音康。字亦
作康。俗米旁。作康。非。浙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太。復扶
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穀云糲米一斛春為八斗也。子
沃反。薑音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較。載熾。

載烈 嘗之曰涖。卜來歲之艾禰之曰涖。卜來歲之戒。杜
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牖屋先奠而後蒸。蕭合馨香也。
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誦其日
思念其祀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蒸之於行神之位。馨
香既聞。取羝羊之肺以祭神。以播烈其肉為尸。蓋焉自此而
往郊。祗都禮。反。字亦作。羝。較。蒲未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
為壇。而祭為較。字林同。父未反。播音煩。後皆同。涖音利。又音
類。其所街。反。縹息。澆反。莫徒。練反。較如。說反。鑿呼。丁反。傳音
附。貫古。劓反。以。輿。嗣。歲。輿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
天者。將求新歲之豐年也。孟春之。疏。誕我至嗣歲。毛以
月令曰。乃。禋。元日。祈。穀。于。上。帝。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
言。特。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
使人。戴。揚。其。糠。或。使。人。在。確。而。春。之。或。使。人。就。曰。而。好。之。或
既。春。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其。聲。泠。泠。然。言。格。於。天。也。
飲。之。於。甌。爨。而。丞。之。其。氣。浮。然。言。升。盛。也。既。丞。熟。乃。以。為
酒。食。又。於。先。絜。熟。之。時。則。以。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

之廣多故以恒為備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亘字肇始釋詁
上言封之於郊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
知此祀為郊也。鄭任猶至之後。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
在皆故任為抱。鄭以後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
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非
五帝於四郊是也。商頌絜齊肇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
者二王之後申明明証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戴或
肇不為始之意也。

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成類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柴牲之脂膏而焚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遠聞又取雞羊則加火而烈之以為尸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歲之物齊敬祀較而祀天者欲以興起歲使之繼嗣牲歲而得豐年故也。鄭以春榆較三昧為事之次陳之言謂既較去糠或復以水潤濕之將更春以超於擊載謀載惟謂將祭取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為恩又以典嗣歲為興起新歲餘同。傳榆扞至浮。正義曰以榆文在春下較上既春而未較故知榆為扞。謂行米以出曰也。出曰則較之故或有較糠者或蹂黍者。其黍然後春之然則文當在春榆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春而為之榆較俱是春進令與春相近且退蹂以為頭也上有藥芑是稷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本黍以言傳每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曰孔子去齊接浙而行謂此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之曰孔子之氣滲浮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眺米則有聲故言漉漉

卷之九

聲黍飯則有氣故言燔浮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止。至之實。正義曰以釋文在或較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濕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詳故云美而所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設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茫。從可知春榆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春而後出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以超於鑿也。召。是箋云米之率一斗為九鑿八待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為糲米六斗春糲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春一較始為糲米又一濕一春猶未至於鑿故言超於為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超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鑿米者。相二年左傳云案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虞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相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親春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春其粢。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誌又云天子親春禘之盛。韋昭云率后春之亦天子親春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丞。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孫。疏。云詩之叙事率以其次既較糠矣。而甫以蹂為蹂黍當先。乃得香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丞。之。是。甘。以。公。養。義。

為長集注等皆為錄黍定本為錄米者誤也。傳嘗之至曰
烈。○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春官肆師職文也
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安除章木
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彌當獵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
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
之稼。今得新穀。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種。穀。今得新穀。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初。初。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而。而。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俱。俱。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耳。耳。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言。言。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習。習。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來。來。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今。今。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云。云。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來。來。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豫。豫。其意為然。其草之功。故於嘗日問。其稼。故於社日問。稼。其

寺在十七

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
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膻當
與而後。熟。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膻注云。膻當作
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
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較道
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高也。其於牆屋
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
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使神歆之。故
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
言黍稷。皆文不具耳。豈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牡。故知是牡也。
釋畜云。羊牡。物牧。羊郭璞曰。物謂吳羊。白豨者。也是亦以此
為豨也。較道。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
曰。如烈烈。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
上曰。烈。即今之炙肉也。○箋。惟思至。在郊。正義曰。惟思釋
註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闌。火。孰也。俱
是火。孰之意。故云。烈之言。闌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
乃作。故云。右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
為丞之釋之。正為酒目。而箋兼言簠。蓋之實者。以彼文有春
穀之事。其為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云。亦言簠。蓋之實。蓋之
實。必就郊非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記。六夫以上。將祭。必諏。課

與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訊日明大夫以上訊之矣按
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有取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穀
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取之脂也以此牲為較祭而
設瓶宜與較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藝之於行神之
位正謂祭較之位以較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
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肺以祭神者謂取牲肺以祭伏於較
上秋官大人云凡祭祀供大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
伏犬以王車轅之明此用羝亦伏軀較上故言軀也犬人伏
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
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蓋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
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較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
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後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較祭亦有
尸依聘禮卿大夫較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兆位在國外
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興來歲繼往歲。正義曰此一句
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
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追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
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今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
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
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嗣歲至上帝。正

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二而改自夏而上推之
高辛氏當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
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曾
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今新
歲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幾
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
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
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內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
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已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印盛于豆于豆于豆于登其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
香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通醴之屬當于豆
者于登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享之何芳臭之誠
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印五郎反盛音
成注同其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醴莊居反醴音海上時掌
反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
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迄許乞反疏印盛

今○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殖醴大
羹之屬盛之於豆又盛之於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
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
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
有苦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福祿又述而美之言
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眾民令皆得
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海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
賴之今文王得由之而起今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
鄭唯以肇祀為郊兆之祀為異餘同○傳印我至大羹○正
義曰印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
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各豆故云瓦豆謂之登
冬官柝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
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辨其
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為薦蓋菹
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清者
肉汁大古之羹也不調以鹽采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箋置誠
至器質○正義曰置誠釋詁文言盛菹醢之屬者以略不言
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
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
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迄至○正義曰釋詁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文上傳肇為始此亦當然○箋度衆至然焉○正義曰度衆
釋詁文抑云度無罪悔箋以度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
奠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歆不是始奠無罪故以度為衆后
稷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
言天下眾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
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上二高祖下至文孫之親也黃黃髮也為東梨也乞言求

善言可以為政者鄭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

考音苟爾雅云壽也利知反又利方反疏行葦八章章

方言云凍梨也鄭如字本又作得同

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

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

况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

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者以禮恭敬義此老人就乞善言所

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

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出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

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

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

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

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

也自章言葦在首章耳葦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

疏九族至文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

之文王世子云族食出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

之內此也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

五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

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上二高祖下至文孫之親也黃黃髮也為東梨也乞言求

善言可以為政者鄭史受之○行葦和鬼反行道也葦草也

考音苟爾雅云壽也利知反又利方反疏行葦八章章

方言云凍梨也鄭如字本又作得同

焉○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

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

况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內則親睦九族之

親外則尊事其黃髮之者以禮恭敬義此老人就乞善言所

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祿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

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出皆然非獨成王故即言

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黃耆則及他姓故言內外以別

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內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

尊事黃耆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祿卒章下

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

也自章言葦在首章耳葦則木可知故序言以足句耳○

疏九族至文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

之文王世子云族食出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

之內此也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

維葉泥泥形也

形也鄭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時或踐之

○鄭徒端反休同泥乃礼反注同張得老巷云

草盛也為此于為
反注內為設同
疏 敦波至泥泥。正義曰言周之先王

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蕩之何則此輩方欲茂盛方
欲成體維其樂近近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為人用故愛惜之

言其業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况於人乎是
其忠厚之極也。傳敦聚至泥泥。正義曰周禮以葦好業

至八乎。正義曰成取者謂至秋乃成爲葦此時未成故言
爲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業之初生泥泥然。箋體成

方以方爲未至之辭葦之初生其名爲葦稍大爲芦長成乃
名爲葦八月葦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葦

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爲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葦
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初生正其是牛羊所食。戚戚兄

而甚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戚戚內相親也

筵者或授几者筵云莫無也具俱俱也。爾謂進之也王与族
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指而進之年維者爲設筵而已

老者加之几。筵以然反席也。**疏** 曰言先王有仁恩之
鋪陳曰筵藉之曰席釋直吏反。

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王俱爾而揖進之
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從遠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

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戚戚至几者。正義
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也相者

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不親族則族亦不親
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必親矣故以相言之肆陳釋話文

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兩嚮迎御而進之令自近
夫北面少進注云近也揖而後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

而筵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向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
則近可知矣凡者所以安身少不當選几。**肆筵設席授**

几有緝御 設席重席也術御蹠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
續代而侍者謂躬也。緝七習反。或獻或酢洗爵奠

重直龍反下同。蹠子六反。踏子亦反。爵筵云進酒於客曰獻
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客受而奠之。不率也。周禮

爵者尊兄弟也。所才洛友聲古雅反。又。**疏** 肆筵至奠
音嫁夏戶推反。踐則簡反。字或作踐同。

上肆筵設几之文更申其事言工於後人既為肆之建上又
設重席其後几之人尊為老者則有致敬踧之容既設筵
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
或乃酌而酌答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酌以酬賓賓受而奠
此舉不復率之王與族時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
爵酌之禮也。鄭以上二句持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
又重設席授之以几復有傳史相繼代而待之餘同。傳設
席空之容。正義曰既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
下筵上章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
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踏藉
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
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踧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之容
則四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東述上文與鄭異耳。箋緝
猶至躬史。正義曰緝緝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
侍其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令肆筵之上復設
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傳史主侍老人
故知續代而侍者謂傳史。傳筵爵至日爵。正義曰禮主人
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
筵似異器故辨之云筵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辨
者亦云卒爵是爵為摠亦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

曰發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年非周器謂之年者彼注
謂畫禾稼也。箋進酒至兄弟。正義曰此獻酌之筵儀禮
行事之次為然知用設筵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
駢剛禮運云醴筵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
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非禮也。禮記之制言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
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
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出子云公與族人燕
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皆與族人
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禮記之
薦或燔或炙嘉穀脾臠或歌或擊以內曰醢醢臠臠
於琴瑟也徒擊鼓曰琴瑟云薦之禮非茹則醢醢也燔用肉
於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醢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
禮云醢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臠深略反字或作醢五
胡南反何又戶感反本又作臠同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
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此志反炙者夜反

疏醢醢至或考。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飲酒之時則用
醢醢并非道以薦進之也又漢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

為羞其正饋之外所加善飲則胛之與臠酒殺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此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琴以此燕樂人見王能內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胛臠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傳以肉至臠曰琴○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內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以臠為名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又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琴釋樂文孫炎曰聲驚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徒歌者與園音恍傳相涉誤耳○箋薦之至之嘉○正義曰醢所以醢禮也豆偶有醢必有醢故云北道則醢醢醢人云朝事之豆非道醢醢是也醢炙是正祭以胛函為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鍤既鈞舍矢
既均之 射弓畫弓也天子射弓鍤矢人參事已均中執筈云舍矢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鐵音候又音侯矢名鈞規句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音預下與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

序賓以賢
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廷射曰

寺飛十七之二

四

卷

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廷射曰奔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用之喪序點揚解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至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也者半序點又揚禱而語曰好孝不倦好禮不廢耄勤和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音官堵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簞反解之破反爵名容三井語魚據反弟音悌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者不并武反下同耄莫報反字或作耄同八十曰耄勤音其百年曰期

疏
射弓至以賢○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頤僅其漸反 射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與堅勁矣其四鍤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於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以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賢人也○鄭唯下句為異謂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同○傳敦弓至中執○正義曰敦與陳古今之異是畫飾之義故云射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是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射弓此擇士之射頭五率臣共之作有王是天子

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
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
諸侯彫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鏃
之義言鏃是矢參亭者也參亭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輕
重鈞亭四矢皆自然故言四鏃既鈞冬官矢人為鏃矢參分
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鏃重也矢而謂之
鏃者釋器云金鏃剪羽謂之鏃孫炎曰者鏃斷羽使前重也
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鏃鏃之矢名也又解
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執謂所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
周禮司弓矢鏃矢殺矢用諸近射退獵恒矢率天用諸散射
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鏃矢者此
與賓客私宴不與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
箋舍之至為賓○正義曰舍釋俱是放義故舍之言釋謂既
射放矢也傳言中執故又解之云說者質即所射之物正鵠
之惣名但此說大射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
射則知射為養老故云周之先王特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
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禮稱得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
相類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
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
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

所舒校

詩經卷之三

五

江元富

弟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
為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魯
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之意亦
為大射也○傳言賓至存焉○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
次序為賓以此擇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
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於
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
垣者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
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
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
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
其為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嘗為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為
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為亡國之大夫謂與人為
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為人後謂他人已自有後
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者不得入其餘無
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
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
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
解爵而為語公罔裘先語於衆曰今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

而幼三十而壯於時能行孝悌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耄尚能好禮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已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訖所入之人於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解以語說於衆曰今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惡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為亂者若無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其意為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今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喪序點相對而言也必揚解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內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為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喪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耄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未當云有此行者不入喪點言善事其未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

府寄校

博古之三

六

熊山

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射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為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嬰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礼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與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嬰相之圃使序點揚解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序賓至次第○正義曰投壺數筭云其黨賢於某若干純謂中多者為賢此射擇之為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為次故易傳也

弓既句既挾四鏃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禮階三陔一个言已挾四鏃則已徧釋之

○句古豆反說文作穀云張弓曰穀挾子四鏃如樹言皆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徧音適

序賓以不侮

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

說

數考至不

儻。毛以為又說釋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教畫之弓既悅其
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
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
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以不侮慢多少為次第餘
同。傳天子至成規。正義曰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休
寡來休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
教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
成規此弓體直今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
賦曰彤弓既發穀志句字雖異音義同。箋射禮至釋之。
正義曰射禮摺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借者插也挾謂手挾
之射用四矢故摺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
一个今言挾四鏃故知已編釋之也案大射禮摺三
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曾孫

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

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今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
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
以告黃耆之人微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
也。醕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音女父反斗字又作科

正德十二年刊 卷之二十七之二

七

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

疏

曾孫至黃耆。毛以為賓射既謂大斗之柄也醕音淳

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酒醴維醕厚矣故
今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黃耆之老人。鄭以此章始
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醕厚酌以
大斗而嘗之以告黃耆將養之也傳曾孫至祈報。正義曰
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為成王也醕厚謂酒之醇者說
文云醕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
升經六十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絕之以樽用此勺耳其
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
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箋祈告至君子。正義曰祈告釋詁
文序言周家忠享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尚今王皆能親親
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被箋於首章言先王
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
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今成王承先
王之法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
行天子禮故也若太王季王追王耳未能用天子法上言先
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
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耆之上未告黃耆故知酌者酌而嘗之
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

明目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禮是以前來君子困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黃者台背以引以翼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

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齡易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淇吉也箋來反魚各一音夷

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疏黃者至景福。毛以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為成王之養老人也

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者齡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者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

大大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者齡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

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台背至翼敬。正義曰釋詁文齡背者老壽人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膏

滑膏背若齡魚也爾雅作齡以其似齡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刻

照釋名云九十月曰齡背背有齡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在前至曰翼。正義曰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曰

正德十二年刊 八。寺十七之二

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傍故云在傍曰翼謂在傍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求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

正義。傳祺吉。正義曰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

五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成王祭宗

廟旅饋下編羣臣至于無筭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在意云滿是謂之飽德。大平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

第四章以下注皆同編音遍下同見賢遍反疏既醉八章章四句至行焉。謂四方寧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太平也成王之祭

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

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

才可以理庶事入行之成各公卿以下德備之濟濟多士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

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
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太
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
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
是太平之實故序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
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
意故序者畧之本或云告太平者此與維天之命叙又相涉
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成王至飽德○正義曰以經
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
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筭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
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
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
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
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
之殺焉見爵貴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
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
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畧舉其意以為筵几依神詔室
出於枋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為尸在廟門外疑
於臣別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比面而
事子則為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
行序交

詩疏十三二

九

江盛刊

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
別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祿於太廟此施爵
賞為六也君在阼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
為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
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異鞞胞狝闈寺
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
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為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
獨言成王之時為太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
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
有士君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
其人其有德行以**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者盡其禮終
示世之太平耳**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其事箋云禮謂
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
及歸俎之類○施式豈反**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毛
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年之壽天又助女以大德謂五福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
朝群神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
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
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
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既有

至其事。正義曰：春秋曰：食心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禮謂至之類。正義曰：以傳所為為二故，亦分而由之。傳以解禮，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凡賤為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率以包通之。箋：君子至五福。正義曰：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為成王者？以尚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之下，云未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亦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尚彼相值，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摠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至家

正義二年

○于充十七之二

十

之壺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明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摠目也。既醉以酒，爾殽既將。謂牲體也。成王之為羣

臣，俎實以尊。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明，既醉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光也。○疏：既醉

明。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羞次而行之。禮

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尚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求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焉

助餘同。箋：殽謂至行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

賤骨是也。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融，長明也。始於饗燕終

天既其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令終有俶，公尸嘉

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

出口。俶，終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

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疏：昭明至嘉告。毛以

尸公君也。○俶尸叔反。嘏古雅反。○疏：為天既光大汝成王

以昭明之道。其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禮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為之。出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爲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而一時而已。又使之長也。既以善各而終。又使之篤厚。長故尸以善言告王也。傳融長。至尊祀也。正義曰。融長。釋詁。又釋言。文明。則也。反覆相訓。故初爲明也。此言今終。下云有。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爲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爲終。則而後。致力於神。故必於饗燕爲始。享祀爲終。王者先成民。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爲相亞。故以有爲又。令善釋詁。又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已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亦有明。還乘上文而申之。天有祭事。在其間。故易之也。傳融始。至諸侯。正義曰。始。釋詁。文。天子以爲。謂以爲尸也。傳融始。

小九百九

禮記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中

而謂之公者。言此鄉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鄉爲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鄉爲尸。射以公爲耦。不以公爲尸。禮嫌三公。尊斤。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尸。必以鄉也。鄉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傳據鄉。非諸侯者。爲說耳。若諸侯入爲鄉。則稱公。是常矣。箋。鄉。猶至公君。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介。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是終有。儀亦是介。爾之事。俱爲神。祐受之於天。非言之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儀爲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以儀爲厚。釋詁。文。儀。作事。所以厚生。故云。儀。指厚也。言天祐成王。既始。儀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勤之至也。尸告王人。唯敬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設辭也。傳言以鄉爲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爲鄉。大夫以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之。鄉。大謂侯。伯爲鄉。子男爲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宜以鄉爲尸。但匹。謂公而連言大夫。目祭統云。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以取同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

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其告維何邊豆其靜嘉

公為尸蓋天中山川得用公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藝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直之編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生之是向故乎乃用邊豆之物潔清而美收平氣和所致故也○藝息列反清如朋友必攝攝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字又才性反朋友必攝攝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

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疏也○正義之行其所為乎乃由王之問而設之言且此公尸以善言告者曰案乘二公尸嘉告又問而設之言且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為乎乃由王之問而設之言且此公尸以善言告者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歛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中祭饌則潔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天也○傳曰豆至編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如特牲文所異者

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曰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編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指豆謂恒常其氣之豆通用水草之和氣所生者而為之若昌本向身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產之物若鷹麋之等也朝事為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菹用陸地之物若葵菹而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麋而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邊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藝美之味而貴其多品致致加相及所以交於神明者言直之編而至於水陸故也後注云此謂諸侯也天行朝事之豆有昌本麋麇如菹麋饋食之豆有葵菹麋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為恒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而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或為饋外之加焉其餘饋之雜者於天宮聽人云朝事之豆有非菹青菹非水草也饋食而豆有陸地產非水草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恒而并言邊者蓋而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少土之品是靜加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

同也○箋云口尸至致故○正義曰維何者問之辭靜嘉者告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言其告維何由邊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其潔維何天波

爾祿更自申說類例之事文勢維而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

爾祿更自申說類例之事文勢維而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

言維何也。箋朋友至之事。正義曰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收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云朋友謂群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威儀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濼濼是也。

孔時君子有孝子

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匱竭類善也箋云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而女

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穎考叔疏威儀純孝也施及莊公。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政反疏威儀類。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

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邦唯長與汝之族類為與餘同。箋孔其甚至其宜。正義曰孔其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率措合宜於云威儀甚得其宜實之初是變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匱竭類善。正義曰匱竭俱是尺之義故以匱為竭類善釋詁文。箋永長至莊公。正義曰永長釋詁文宗義云大孝不匱言傳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秉二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而彼異也以言蓋

大五五少八廿一 孝子不匱秉二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而彼異也以言蓋

至之孝則知亦錫爾類為長而爾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福天下故云謂廣之於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穎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證有孝行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其類維何室家之言蓋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其類維何室家之言蓋也箋云壺之言柎也其與汝之族類云仁乎室家先以相綱斂已乃及於天下。壺苦本反邦柎致也柎苦本反致直置

君于萬年永錫祚胤 胤嗣也箋云永長也或王女祚至于疏 其類至祚胤。毛以為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子孫。而說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向之也箋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也。鄭亦承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行與其族類者維云可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相綱斂思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壺廣。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壺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洪叔向叔

向吉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
王甫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壺者廣裕民人故以壺為廣也
。箋壺之至天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壺則壺即是室
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壺之言拙以
孝行尚族類者室家先以相親通而密繼言其相親然後以
此相親之首尚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
也毛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
不違外傳也室家困綴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孝
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
祿矣但不訓壺為廣尚毛異耳
君于萬年
覆被女以祿位使祿臨天下。被皮寄反注同

景命有僕

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六
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著直略反

疏

其胤至有僕。毛以為承上祿而問而說之其言祿
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祿使
長保王位祿臨天下言既得福祿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年
之壽天之六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汝汝傳之子孫也。鄭唯
以有為又餘同。傳僕附。正義曰以僕每必附近
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文故知不為同

維何釐爾女士

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
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

釐爾女士亦從以孫子

從隨

為之妃。釐力之反媛子。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女云何
眷反妃音配又芳非反。釐爾女士亦從以孫子。從隨
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
子孫以嗜之謂傳世也。知音智傳直專反

疏

其僕至
正義曰承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六命所附之事維是
云何乎乃而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汝為配耦既而汝女
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智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
大命附著也。傳釐予。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
賜故釐得為予。箋天之至之如。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

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於類以因王室故先言永錫祿胤為
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祿耳其
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祿也此章云釐爾女士
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奉其目因而分說之。鄭以七章言
祿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祿位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
身是解祿也以此章言胤故下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
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胤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胤維
何而以祿答之見其生賢胤乃可以保國祿故其言相因維
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

士謂女而有士行者又田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
成王之始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
王靖四方康王自既
列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是賢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

考安樂之也

君子成王也言君子者大平之時則皆
然非獨成王也。鳥音符鸞於雞反蒼頡

解詁云鸞鷓也一名水鷓祇
初支反音洛篇未注同。

疏

鳥鸞五章章六句至樂之
正義曰作鳥鸞詩者言

守掌其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
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也
大師次篇見有此義叙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乘
上篇而為勢也王者之取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
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
不釋謂之持王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
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

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王

十五

故能于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
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目而兼言神
祇者以推心事神其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桓
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降來燕來
福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
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
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
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
言鬼而言祖考復其文以足句經序列者序以天地人為尊
卑之次以統真小者經以鳥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
曰太平則方物衆多則不以鳥鸞所在以祭如也二章傳曰
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禘則是述孝子
之情非尸有等甲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竊以首章
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
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
居水鳥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涇從下而漸至於高
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鳥地鳥亦往焉故次

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灤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鳥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鳥水鳥也鷺鳥屬大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

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言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者女考以福祿來成女

○聞音問或如字

疏

鳥鷺至來成○毛以為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其所其鳥鷺

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安寧不以己實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鳥鷺在涇水之中以與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傳鳥水至衆多○正義曰釋鳥鷺沈鳧某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少長尾背上有文

府寄校

詩疏十七之三

十六

吳佛生

今江東亦呼為鷺陸機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鷺與鳧俱在涇故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鷺鷺也一名水鷺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鳥者宰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涇水至禮備○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初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為之於王實為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謙曰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鳥鷺在沙公尸取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鳥鷺在沙公尸

來燕來宜

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也其來燕

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

爾酒既多爾殽既嘉

言酒品齊多而

報備美○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厚為孝子也箋云為

為于偽反注疏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

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

酒既多矣爾王之殺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酌之

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祿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同○傳沙水

至其事○正義曰上言在至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傍沙也

故云沙水傍易需卦九二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

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

為宜故知其言編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

廟而已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廟中之

有神猶至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為喻宗廟今鳥出在水傍猶

似神居國外外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

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言百物之神則編祭百種之

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編祭百種之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福萬牲胃也辜

醢也醢而醢之謂祭禘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疇以記

四方手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又曰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

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

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

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編祭天下群神也而

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為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

以為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惣而祭之郊特牲

又曰伊耆氏始為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

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

猶一而祭之此得惣祭羣臣者彼據常法故一祭之蜡

之與禘皆有一而然故為惣祭然蜡以先嗇為主禘以後稷

為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具宅水暘其

聖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暘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

焉可知是諸神惣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

通則四方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物之

尸謂正祭時也來燕米宜者謂祭未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

言明日又設禮而為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

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曰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庶學校詩疏十七之二

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
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別有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

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明其餘諸神亦以其日
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

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也。傳言酒至備
美。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惟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

於此義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五齊多耳
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殺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

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成在之義箋以此章為婚祭則言多
者以其神多故也。傳厚為孝子。正義曰言此福祿之來

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鳥鷩鳥在渚
以為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箋言成王也。

公尸來燕來處 渚也。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
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來。爾酒既清爾殽伊臚公尸

其來。燕之。爾。酒。既。清。爾。殽。伊。臚。公。尸。其來似若止得其知其
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知其

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清然而沛之爾王之殽雖是臚矣王用
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鄭

以鳥鷩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也以其日燕尸為與祭同
。箋水中至其。正。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

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
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馬曰冬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
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
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
其夏正郊天而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
此以者為喻惟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
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
安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
言其心此據其貌且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得其其如集注云似若
止得其其集外是也。安。酒。至。而。已。正。義。曰。箋。以。上。言
酒多殺。今。酒。言。變。殺。言。臚。明。其。因。文。立。義。或。知。天。地。之
尸。尊。事。者。不。敢。以。美。之。味。直。以。所。沛。之。酒。及。乾。臚。而。是
已。因此。示。義。卒。酒。脯。為。言。其。實。大。地。之。祭。實。有。殺。饌。也。鳥
鳥在渚公尸來燕來處 水外之高者也有瘞煙之

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濼在公
反說文云小水也徐云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
瘞於例反埋亡皆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宗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

社又以其尸燕福祿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

社神同故云然。○降戶江反重直衣反下同。○

毛以為時既太平是鷺之鳥在於濼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

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

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

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

鄭以為是鷺之鳥在水外之濼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

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

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

燕飲於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殺而與

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

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濼水會宗尊。○正義曰

濼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

文云濼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

亦在水中與在淫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濼非水矣此

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嚮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

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濼當是水外之高地濼者地高之貌

水外之地濼然而高蓋涯埃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為瘞埋

之象喻祭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



懸不言理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按人玉人之注有
枝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枝懸之注鄭雖不解枝懸之
義要疑懸似非埋也祭山得枝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
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
廋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玉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
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
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
卑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
之而以已卑之故尊主人也毛意主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
敬孝享○傳崇重○正義曰釋詁文○箋既盡至云然○正
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
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禘以宗為社宗者以下
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也非王燕尸矣此非
王庶而言盡燕者周禮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
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
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
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
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
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
所祭

詩疏十七之二 林直校

二十

余添

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
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
與其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者神地之道也又曰社
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
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又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
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
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
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為重鳥擊鳥在

重公尸來止重熏 重山絕水也重熏和說也箋云重之
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重熏坐不
安之意○重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 上曰

酒欣欣燔黍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欣欣然
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
用美酒有燔黍可用藝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今無
有後艱而已

○今方呈反 在 絕水之難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
其宗廟以明燕尸公尸之來上於燕坐重熏然其又和悅而得
其宜於是行肯美之酒欣欣然歡樂焉燔黍之蓋芬芬然馨香王

其宗廟以明燕尸公尸之來上於燕坐重熏然其又和悅而得
其宜於是行肯美之酒欣欣然歡樂焉燔黍之蓋芬芬然馨香王

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折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絕水之壘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卑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肯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卑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壘山至和說○正義曰傳以者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衆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今變文言壘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箋壘之至之意○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畧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所類唯此山絕水之壘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壘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大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祀也竈中雷祀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奧祀戶則設主於戶內祀中雷則設主於廟下此二者在戶內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內也

府寄校

詩歸一七之一

林直校

三

余所刊

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轅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雷在戶之內門在門之內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內也宗廟正祭在奧釋在門况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鳧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壘名為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卑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欣欣至多祈幾○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口之樂也芬芬是香之義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纒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小神至而已○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

祭於廟亦取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
摠言之耳因其神甲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甲可
用褻美之木神又自以為甲不敢致福
士人阻令王自今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鳧鷖鳥五章章六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二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三

五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

疏

假樂四章章六句

正義曰

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乘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

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右而舉之乃後命用

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如舜之勅伯禹伯疏假樂至申之。夷之屬。右音又助也注同重直用反疏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祿於天是

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祐助而共舉之成

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成勅之此其所

以官人得其宜也。傳假嘉至官人。正義曰假嘉釋詁文

民人散維義通對宜有別阜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

慮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

人也。箋顯光至於天。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祿于

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

光輝為摠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

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申重。正義曰釋詁文也。箋成王至之屬

。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入故云成王之

官人羣臣保佑而舉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

薦舉成王得其所舉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勅之堯典云舜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齔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

下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

宜君宜王

宜君王天下也。考云千求也。十萬曰億。天子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且君宜王一本。且並作宜字。勗香玉反。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考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

章謂周公之禮

疏

千祿至舊章。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

法。愆起連反。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得千億言其

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言為

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

主深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

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設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

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宜君王天下。正義

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摠而釋之。言

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

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

言之。箋于求至以道。正義曰。千求釋言。文十。方曰億。古

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

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林

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

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

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勤度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

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

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箋愆過至禮法。正義曰。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

率由羣匹

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

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

耦已之心。惡鳥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遙反。綴直致反。本

或作政行。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綱。居良反。疏。威儀

綱○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
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爰樂無有咎怨
之者無有僭惡之者又能循用群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
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
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
○鄭以為正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
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傳抑抑至
有常○正義曰抑傳亦抑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
釋詁文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箋抑抑至之心○正義
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
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
止詳悉事無非礼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
爰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
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
朋友
朋友群臣也箋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
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群臣非徒樂族人而已○
樂音
疏
傳朋友群臣○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
亦稱臣為朋友也○箋成王至而已○正義曰綱紀者以
結綱喻為改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
府部校
詩疏卷之三
三
樂安刊

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
是燕臣為非常今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
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
契群臣非徒族人而已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

位民之攸墜
墜息也箋云百辟畿內諸侯也卿士卿之有
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群臣羣臣故皆
愛之不鮮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辟音
壁注同媚眉滿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墜許器反
息○正義曰釋詁云四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墜郭璞曰
今東齊呼息為四則墜與四古今字也○箋百辟至有事○

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
故為畿內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
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
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

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
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
公意亦與
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

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公劉者后稷之

衰見迫遂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始幼少周王居攝政

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

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

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

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位音利又音類

力洎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時昭反相息亮反

章十句至是詩。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

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今成王將

欲位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

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

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洞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

此次者厚民之事入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

能愛民故又作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

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上也案

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摠結之辭則

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叔亦以

府舒校

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位政而獻是詩明下兩

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卑奏於尊之辭召公臣

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鳴鴉序云以

嘗孫也夏之始

公劉者后稷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始

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據信若使此言必據
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喪之時不密失官少康
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見也
成王之崩成王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
王之崩成王少周公居攝政者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
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治政其年二十有
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陝而治
周公古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既作君與與此
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
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裕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
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
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此本不記
不應皆沒其名而尺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
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事
事神於時未有諱法裕祭之及羣公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
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
焉何則治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二君特
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也若為名單而以
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

寺九十七之三

五

匪康廼場廼疆廼積廼倉廼廼稌廼子廼稷廼囊

思輯用光篤厚也公劉居於邠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

焉延場廼疆言脩其疆場也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

倉也小曰囊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

劉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邠

國乃有疆場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

夏人迫逐已之故不忍闕其民乃裹糧食於囊囊之中稷稷

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場音亦

襄音果饑音食也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糧音良糗也囊他

洛反囊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囊音集又七五

反難乃且反積子智反委於
方啟行威也揚也張其弓矢乘其十戈威揚以方開
道去之蓋謂侯之被者十有八國焉云干
音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邠離其師旅設其兵器
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
全民也○威七歷反威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
恐允反又音允句音鈞卒尊忽反下餘文十卒皆同為于

故引以為說又中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也
之故不忍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
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此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
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尸之父祖以此知應輔用光之言
意在威今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其道為今子孫之基
○傳威名至八國○正義曰廣雅云威威斧也則威揚
皆名○正名曰揚為威威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
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
左社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
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
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威揚為人乘之也
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遼恐之阻難故云方開道
路而去之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
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帥長故與之俱
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爰曰至
全民○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
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
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遷意也篤篤公劉
于晉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

寺十一之二

七

此原地以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
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歎他安反字或
作嘆編音遍相息陟則在巖復降在原何以舟之

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巖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瑤

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
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巖復下升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民亦
愛公劉之如是故進下瑤容刀之佩○巖本又作巖魚章反
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
異復降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疏劉至
容刀○正義曰公劉既至龜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為
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眾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
又乃使之編而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
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巖山
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
以此之故亦為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
劉帶之維有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為之佩耳
居民相愛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工豈得

德之而留意治民乎。傳胥相至無悔。正義曰胥相釋詁
文宣編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編
新意亦與鄭同王肅云編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
是喜其來遷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
為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于於至舊時
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日原釋地文李烈曰廣平謂土地
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真事矣謂順為生
之事繁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歸乃宣乃同故亦以
為時耕也。傳嶠小至武事。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
山云重嶠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嶠觀山狀似之。上六
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嶠是也。頃皇矣小山曰鮮義
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論玉瑤容刀
刃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
惟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道之瑤言公劉有美德
也瑤是玉之別名舉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韉者刀韉之
名韉者韉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韉之韉故云下曰韉上則
有飾可名故云上曰韉拒二年左傳曰衣冕徽瑗帶裳履易
昭其度也藻率韉瑗瑗屬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
降有數此韉率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登
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刃所以斷割故云言有武事。篤
詩云

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

溥大觀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
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
之與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京師之野于時處

處于時廬旅于時言于時語語

是京乃大衆所
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
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
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廬力居。疏箋公劉至
反論難魯困反下乃且反館客一本作館舍。語語。正

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君
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觀見可
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都邑
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
所當處者於京又為館舍以寄其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

令公劉於是言其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
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傳溥大觀見。正義曰皆
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大原乃見是京而

居之可以辟水禦亂也。箋逝往至之處。正義曰逝往瞻
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傳為廣其義亦與傳大
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立文後下即云非人
為之。立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
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
則京是太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者曰京。是京有二
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
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獸觀之
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濕故往
之。泉處前既升獸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下言于京。斯依故
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是京至曰語。正義曰春秋
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得謂所居為京師。此
文連上乃觀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
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
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
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
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
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註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踳踳濟濟。俾筵俾几。
箋云踳踳

詩疏卷之三

林重校

九

張祐

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後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
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羣臣則相使為公
劉設几筵使之升。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
坐。○第。七。羊。反。

酌之用匏。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新
登堂負。展而。立羣。臣適其牧。羣。博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設
酌。酒以匏。爲爵。言忠敬也。○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衣
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殺。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爲
所戒。反。博。音。博。沈。又。音。付。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爲
君為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邠。篤公劉至宗
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邠也。○

疏

篤公劉至宗

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
之為君也。既為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室既成。則
饗燕羣臣。其威儀踳踳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
則使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
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豕於牢。中以爲飲。酒之
設。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為邦國。儉而禮合
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饗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
為君與之為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

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樂之其為如此踰踰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展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展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為飲酒之穀得穀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氏以見敬○箋踰踰至升坐○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踰踰是踰踰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裨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眾民麋鹿此言下京斯依則正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為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為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辨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賓已至以質○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禮摠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

亦舒校

八詩疏古之三

林重校

十

陸榮

此賓即上踰踰濟濟之人宜為摠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文摠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群臣之中當有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亨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幽地殺禮也匏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羨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穀酒各自相近故也○箋公劉至忠敬○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表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饗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展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展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展窓東戶西也禮有斧展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展也因名為斧展是也言天子負斧展則諸侯之展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展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負展特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群處也晉語曰大任渡於豕豕即豕是養豕之處故云搏豕於牢中言忠敬者摠解執豕用豕之事備其穀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為之

君為之大宗。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故傳云：王有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箋公劉至在郃。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實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太宗小宗安得為之？若復為之，太宗乎？箋說為長。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相其陰陽觀。

其流泉。既景乃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燠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相息亮反。注同。燠况表反。又乃管反。浸子

鳩。其軍二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三單相襲也。徹，撥也。公劉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姜。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蒲，三軍之數，單者無姜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單音冊。度待落反。注反下。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疏：箋公劉至允荒。毛以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豳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燠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未悉地利，足以生物，乃居更其民焉。又其從郃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而卑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疆國之田，以為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關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雅下五句為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姜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為國之糧。度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景字。箋既廣至富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郃往遷豳之時，大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啟之世，大國

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齊魯

林重校

十一

施肥

同美音賤。又音街下同。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疏：箋公劉至允荒。毛以之所處信寬大也。廣古曠反。豳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燠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未悉地利，足以生物，乃居更其民焉。又其從郃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而卑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疆國之田，以為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其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關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雅下五句為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姜卒也。量度其陽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為國之糧。度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傳既景至高岡，正義曰：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景字。箋既廣至富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郃往遷豳之時，大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啟之世，大國

百里雖云廣長亦不足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畝或
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
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
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既惟
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
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躬勤審之也。傳三
單相襲徹治。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
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部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
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強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高昌及
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
謂既至適地以為久任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部之日
尚委棄積倉不假言治田為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
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
居其民眾於襲與原治其田疇以為糧是也。箋部治至其
徹。正義曰知石樓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
石樓本是二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部明為大國公禽
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
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
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徙之真未
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

小九十九

十一

十一

十一

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
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虛原具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
下即云徹田為糧明是徹取此際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
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也說以為國
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說謂之徹引
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孟子之言夏曰貢周
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至公以周之
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
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
代損益事多相因耳豈云六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
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亦命知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
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
周則大國五百里小國絕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
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卿而已其餘
公邑菜地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
數故此言丁大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
為方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兩易通率二而
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
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者
四千九百為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百家

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二千九百五十人以其卒充之與
大數亦得為二軍也次小國五十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
為田二萬二千五百去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備一軍舉大數亦
得為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毀國地雖狹亦得為三軍矣易傳
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邠二章已言至豳無宜此
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其三
軍相襲復何禦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裏糧而行之無糧必
須稅斂徹是稅各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軍
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山
西至荒大○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
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
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
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
信廣大也○箋夕陽至寬大○正義曰夕陽者摠言豳人一
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山也謂云豳在岐山
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喻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
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同黃註云輪從也馬融
云東西為廣南比為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野謂此
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府督發

詩疏十七之三

十三

張

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

誰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
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厲本

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
又作厲鍛本又作鍛丁亂反說文云鍛
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材木

止其廼理爰眾

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

皇澗名也溯鄉也過澗名
也箋云爰曰也止其作宮

室之功也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曰益多矣器物
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
溯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
許亮反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

即

密安也丙水厓也鞫空也箋云丙之言內也水之內曰
澗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

亦就澗水之內而居脩田事也○丙本又作丙如說反鞫
居六反匪五注反亦作厓澳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與○

疏

薦公劉至之即○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言安置民
居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

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絕中為亂而趨取其孺石取其
鍛具所以鍛孺斧斤利其器用伐取材木乃為宮室言其勸

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宮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宮室之
基乃疆里民之田畝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按數人家
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
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阜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邊也見有
澗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傍各服
田畝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丙鞠
之就也丙水內也鞠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
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館舍至銀
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為館所以止舍
其中故云舍也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橫渡也然則
水以流為順橫度則絕其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
石則知銀亦石也○箋銀石至衆事○正義曰銀者治鐵之
名非石也傳言銀石嫌銀是石名故明之云銀石所以為銀
質者質堪也言銀金之時須山石為堪質故取之也礪者磨
刀劍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之石耳公劉
之君民幽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
京斯依者是也銀礪所用施於斧斤故知取銀礪斧斤之石
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用所故云取材木給築
事也○傳阜澗至澗名○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其文故知皆
澗名也夾者在其兩傍故知澗者嚮也謂開門嚮之大率民

府舒校

詩疏卷之三

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傍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
而嚮之王肅云或夾或嚮所以利民也○箋爰曰至之傍○
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
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曰也作宮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
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
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
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
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
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為言與
多不類上言礪銀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
二問故云皆布於澗水之傍○傳密安至鞠究○正義曰釋
詰文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為安丙為水匡之
內故云水匡也釋言云鞠究窮也具訓為窮故傳鞠為究此
鞠是水匡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傳解其名鞠之意
○箋丙之至田事○正義曰丙鞠皆是水匡之名鞠是其外
則丙是其內故云丙之言內謂匡內與限之處故即引爾雅
以釋之釋丘云與隈也匡內為與外為鞠李巡曰匡內近水
為與其外為鞠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內曰與
水之外曰鞠也經言丙不言與則經為互也丙為與也公劉
為外外有鞠名則內亦有內名以此見其丙為與也公劉初

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備今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來澗嚮此芮鞠為水之內外故知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各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內注云內在豳地詩大雅公劉什芮鞠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河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

也河音疏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

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無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

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河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饗隨

府舒校 詩疏十七之三 三五 江元壽

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饗隨也饗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遠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

酒食之饗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德繫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饗甫云反又作饋字書云一蒸米也饗尺志反字林克之反饗力又反

又音留爾雅饋饗也孫炎云蒸之曰饗均之曰饗郭云饗熟為饗齊側皆反本

又作齋繫於兮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強教之易以說

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疏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

○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疏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

○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疏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

○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疏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

○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疏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

○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悅疏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

至繫物。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常洞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為說，故言「流潦為薄」。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饋謂為饋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信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繫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傳樂以至之親，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疆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澆**徒，豈弟君子，民之攸歸。**疏**傳：濯，澆也。澆，祭器也。○**澆**，澆也。則濯澆俱是洗澆之名，故云濯澆也。特牲注云：「濯澆也。則澆亦是洗名。」下傳云：「澆，清也。」謂洗之使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壘，是壘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壘，則饗燕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府部松

詩疏十七之三

其

王三

澆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澆，清也。○澆，古澆反。清，才姓反。

澆酌三章章五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十七之三)

為反下升為為疏篤公劉至啓行○毛以為厚於民事乎

公劉皆為同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

安為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

之事公劉之存命國乃有曠場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

乃有委積乃有困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

乃以不聞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場積倉乃裹此糧食於

此囊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具不以安居為安居也公劉所

以必為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鬪以殺傷之用

此以先頭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師旅而出乃

乃天於此張之又秉其于戈戚揚之兵器擊其師旅而出乃

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徙之

至幽且其愛厚於民也王今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自意

治之○部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

同○傳篤厚至於時○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穆封於邵至

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邵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去

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出也以其時常夏世而被逐去

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何人也言公劉

乃由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

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闢民而去不與戎戰

爭而平之也幽於漢屬石扶風為梅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

西戎者維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

寺流十七之二

六

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場故一彼

一此也乃場乃疆謂民各有地言隋其疆場謂民備之乃積

乃倉謂言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場而來故云言民

事時和國有積矣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

疆場欲見公劉下法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

疆場也囊橐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小人之別故云小曰

囊大曰囊宜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舉食

與內官諸橐以與之囊唯儲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

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內可以容人是其大

也釋註云輯和也具思和其民不闢其民也○箋厚乎全之基○

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數其

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

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

宅是人之所止即疆場見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

與也正言卻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

故其言不及疆場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

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性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繫之以其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毛詩大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善也

○卷音權曲也篇內同阿大陵曰阿疏卷阿十章上六章章五句下四章章

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人臣故字與臣吉者善也吉

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別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

也解十章皆言求有卷者阿飄風自南

○飄風從南而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

惡人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

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曲阿者喻王當屈躬以

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且來也為長

養民。票避遙反本亦作飄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鳥

罪反為豈第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

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樂易音洛下樂王同

易音以政反後疏有卷至其音。毛以為有卷然而曲者

樂易皆放此。○疏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

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與有美者是也德之化

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

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

而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

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向以岸曲而

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傳卷曲至曲

向。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

也釋天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

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

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

皋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

傳以曲阿喻王之於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按以恩意使

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

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取

南為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

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所篇云其為飄風彼

賢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與取一
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矢陳。正
義曰釋訪丈。箋王能至善心。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
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
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伴與
體矣若其不然止到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伴與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與
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

才官秩之名任其職也則得伴與而優自休息也孔子曰無
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任賢故逸也。伴
音判徐音畔與音喚徐音喚施木文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
或如鳩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彌終也似弱
也曾終也似弱

云俾使也與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
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曾由反又子由反又在曲
反。**疏**伴與至曾矣。毛以為言王若能用周道伴然而德
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
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者若得

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
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
已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
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與然汝
王得自游樂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
不求餘同。傳伴與廣大有文章。正義曰傳以伴與為廣

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為此也來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
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
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與為
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與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為
之也則毛當讀為伴與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箋

伴與至故逸。正義曰伴與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
之意入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
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
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與而優游
自休息也才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然後秩之也引

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
王欲使如舜也王肅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
也不亦達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
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

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

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

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湯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說。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爲達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爲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矣。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彌終以嗣。舊終釋。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以爲嗣。道終運云。政也。若君之所以藏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則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因病之憂也。若使臣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夭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其土位成就先君之功也。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上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爲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取徐符。故反孫炎。郭璞。方蒲。反守林。方但反。又方日反。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性。百

寺充十七之四

神爾王矣
箋云。使女爲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
疏
爾土至王矣。正義曰。勸王若得賢者。與之爲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爲王之因。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彙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無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自神皆以汝爲主矣。言其愛而饗之。傳取大。

正義曰。釋詁文。箋上宇。至使然。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箋使女至佐之。正義曰。恐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爲天子者。固自爲百神主矣。今言百神。爾王。謂神意以之。爲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
弗。徐云。鄭音發。一云。毛方味反。鄭音弗。反。豈弟君子。則受命長矣。命。福祿又安。女。弗。沈云。毛音。豈弟君子。則受命長矣。非徒大福。祐助王身。

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福。大也。箋云。純。大也。子。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

疏
爾受至常矣。毛以爲王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父長矣。非徒大福。祐助王身。

爲焉

其細小之福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弗為福故為與餘同○傳弗小○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弗福宜為小福故以弗為小福故以弗為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箋弗福至安女○正義曰弗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祿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怒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祿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大○正義曰釋詁文○箋總大至為常○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得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有馮有翼
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
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馮符水反注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
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

豈弟君子四
四
啓弟

所學校

八手疏十七之四

四

啓弟

方為則
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是樂易之君子
則○毛以為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則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為執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群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有馮至翼敬○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摠而為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



有馮至為

長輔翼皆釋詁文○箋馮馮几也翼助也
王憑王几又曰皇后憑王几道揚未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臯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

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礼下曰內事曰孝主其主人稱孝故
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主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
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羣而略之下言百神尔主純嘏
尔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
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
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
至尊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共置
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
言擇耳此本或云豫饌食者誤耳孫毓載箋唯言撰几擇佐
食是也定本亦作撰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
奧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
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于所俎特牲云宗人
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
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礼之有助名者
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實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
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朝
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日在廟中其撰
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
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
祝贊道之扶翼之者行華箋云在前曰引在傍曰翼此與彼

六〇 守 卷 之 七 之 四

五

六〇 當

同故以引為贊道也少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
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
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筵尸尸升自西階入祝
從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筵尸
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
牢亦無在尸傍之時而言扶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
在其傍特牲注引礼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
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
尸如此者尸神象 顛顛 叩叩如圭如璋 令聞令望
故當事之如祖考 顛顛 叩叩如圭如璋 令聞令望
顛顛温貌 叩叩盛貌 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礼義相
切瑳琳貌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叩叩然高切如玉之圭璋
也人聞之則有善声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顯
魚恭反叩五剛反聞音問本亦作問望如字叶韻音亡瑳七
何反或作瑳論魯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箋云剛者 疏
困反行下孟反 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能張衆目

顛顛至為綱。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盡意言
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礼義相切瑳則能令玉琳貌顯顯然
温和而敬順其志氣叩叩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
然如璋然有善声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望琳

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網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顯顯至盛貌○正義曰傳亦以顯顯為卦貌故為溫印印為志氣故為益其意與義同○箋令善至相副○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瑳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瑳也顯顯是觀其形狀故以為卦貌敬順即溫和也印印是見其道逸故以為志氣高助高助即盛壯也既卦貌敬順志氣高助則可以比王故如玉之圭璋高助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善敬順則貌無情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顯顯印印君之德也孫炎曰顯顯卦貌溫和心印印志氣高遠也取此箋

鳳皇于飛翹翹其羽亦集爰止

鳳皇靈鳥仁瑞

也惟曰鳳惟曰皇翹翹衆多也箋云翹翹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皇往飛翹翹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皇至因以喻焉○翹呼會反詁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

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藹藹猶濟

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藹藹於言反爾雅云臣盡力

○寺九一七之四

六

也說文作藹藹云臣盡力也疏鳳皇至天子○毛以為成王之

疏

時有鳳皇之瑞召公以為用賢

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皇之往飛翹翹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今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太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皇往飛之

時翹翹其羽為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皇所止衆鳥慕而從之故鳳皇亦與之同止於與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皇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

同毛○傳鳳皇至衆多○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皇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肅仁則鳳皇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皇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發

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云鷦鳳其雌皇是雉曰鳳雌曰皇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頤喙五色備萃出於東方君子之匡

翺翺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几声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教故鳳古作明

宇山海經曰川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
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
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皇高文二
漢時鳳皇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翽翽
與其羽連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阜
陶謨云鳳皇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
皇巢阿閣謹樹言謹誰在相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
時鳳皇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
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皇雖亦高飛傳
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
之瑞者以多士也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為務也○箋翽翽
至喻焉○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翽
翽羽聲也以此與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
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
朝衆鳥慕鳳以群士慕賢故以為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
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考造德不
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皇至故以
喻焉○傳藹藹猶濟濟○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
為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藹藹臣盡力也則此為美容
又盡力矣○箋王之至盡力○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

府舒校

詩疏十七之四

七

吳佛生

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使
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
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
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惟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
盡力意取爾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傳于天
箋云
雅為說也

傳音附
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度人
箋云
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度人謂無擾之
令不失職○令力呈反下欲令同
疏
箋親愛至失職○
正義曰無擾皆安
養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
也愛度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梧桐

也出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皇
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禮乃行翔
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披溫仁之氣亦
君德也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梧桐音吾被皮
寄反棲
萃萃萋萋雝雝喈喈
梧桐盛也鳳皇鳴也
臣竭其力則地極其

音西

化天下和洽則鳳皇樂德箋云奉奉美喻君德盛也雖
皆皆喻民臣和協○奉布孔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美七西
反皆音告也疏鳳皇至皆皆○毛以為上既言鳳皇由吉人
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
生則奉奉美而茂盛其鳳皇之鳴則離離皆皆而和協是
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為鳳皇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之
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
往集之以與賢者之將仕也則相特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
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奉奉美
而茂盛以與明君亦德盛也○鳳皇之鳴也則離離皆皆然音
聲和協以與民臣亦和協也○傳梧桐至朝陽○正義曰梧
桐可以為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觀梧郭璞曰
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則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山
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
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
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極化則不生山岡朝陽
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山頭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
山東之岡脊摠曰朝陽不云鳳皇處所者以時不食○正義曰箋以
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箋鳳皇至不食○正義曰箋以

詩疏十七之四

八

余堅

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皇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
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
焉以鳳鳴而言在岡故知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
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皇集之則大樹
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
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
仁者亦君之德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
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說乃言鶴鵲亦鳳皇之別
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皇蔽日而至於東園食常竹實栖
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皇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
此者解經既言鳳皇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梧桐至樂德○
正義曰言梧桐盛解奉奉美鳳皇鳴解離離皆皆臣竭其
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
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德生此梧桐使之奉奉美也
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皇樂德而來其鳴離離皆
皆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摠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
天下和洽亦臣竭其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
以梧桐主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美臣盡力也舍
人曰藹藹賢士之貌美美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
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雍雍皆皆民

傷服也。不為鳳皇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為由萬民憐服。故鳳聲雖和。亦得合爾雅也。箋。萃萃至和。協。正義曰。萃萃。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雖雖皆皆鳳皇之聲。上以鳳皇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皇聲聞於人人。聞之而和其辭。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君子之車。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

云。庶衆閑習也。今賢者在位。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中。丁仲反。下同。乘承

證。矣。詩不多。維以遂歌。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

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今遂為樂。疏。君子

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今之成功也。○復扶又反。○疏。至遂

歌。毛以為。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大平。但召公欲令守其

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今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

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

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流戒。今我陳作此

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

此詩。遂為樂人之歌。異常求賢士。永為鑒戒。不損今日成功

也。○鄭雅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同。○傳。上能至

中法。○正義曰。言止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

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變合

禮法。○箋。庶衆至貳車。○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

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且

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今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

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馬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不多。至歌焉。○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秋之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摠名。即大師是也。○箋。矢陳至成功。○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

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
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
常在君側故去王日聽
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特賦敘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

為奸究疆凌弱眾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民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徭音遙完音

軌本亦作軌民勞五章章十句○正義曰經五章上

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厲

王至刺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

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

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

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

公與成王同時穆王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主子有早

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迷詳畧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

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

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

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

和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

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

耳而序文不為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性云天子失

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

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

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

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畧諸侯亦尊卑

之義也序畧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

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奸究以疆凌弱以眾暴寡

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

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

之非勞虛之實事故箋略之

此中國以綏四方

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

民能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

者諸夏之根本○汔許一反說文巨乞反夏戶雅反下同幾

罷音皮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府舒校 詩疏卷之四 林重校 十

明

明也。善隨人之善，隨人之惡。若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

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無善之人。又

用此止為危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詭俱

毀反也。於為萬，慘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柔遠也。柔云

近也。安遠方之國，順如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

言我者，同姓親也。柔音柔，本亦作柔，餘云毛知字，鄭以

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二難見，鄭註尚書云：能遠也。與此不

同。疏：民亦至我王。毛以為穆王諫王言，今周亦皆疲

惠愛此中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

定，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

其無阿縱之法，故以勅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

為危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察

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

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如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

家為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此定我周

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同。傳：危至

諸夏。正義曰：以汙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汙

為。夏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

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康者，安也。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幾，

也。孫炎曰：汙，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汙得為幾

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汙，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

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

口不能言，然臣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

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註文云：愛，京

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既安，枝葉亦

安。京師王之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安。枝葉亦

傳。范隨至替也。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

故為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惡

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為小惡，已

善故謹。勅之，危虐則害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

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謹隨者尚無所縱，則無

良者謹，慎矣。至於危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焉。謂如之大

罪也。慘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云曾音義同。箋謹憊至有之。正義曰謹慎俱是勅戒之言故言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或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無縱之文為下惣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特有之。傳柔安。正義曰釋詁文。箋能猶至姓親。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恂者與注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恂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民亦勞上汔可小休惠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此中國以為民求 休定也速合也箋云休止息也合聚也。速音求。 **無縱詭**

隨以謹愒恂式遏寇虐無俾民憂 愒恂大亂也箋云愒恂猶謹謹也謂好爭者也但使也。愒音醫說文作愒云恂也釋文愒亦不僚也恂女交友鄭云猶謹謹也說文云恂亂也謹音歡

正德十二年 寺充十七之四 十一

又許元反繞女交友本又作謹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鬪之爭。 **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休許糾反掖音亦

民亦至王休。毛以為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歲之國以為諸夏之

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救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諸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謹謹為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

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今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

鄭唯汔戕為異餘同。傳伏定述合。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述合詁文箋云休之為

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傳愒恂大亂。正義曰愒恂者其人好鄙爭愒愒

恂恂然故箋以為猶謹謹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無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傳休美。正義曰釋詁文

○箋勞猶至掖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

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入貪功開已先有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紓四

國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

德。求近德也。近民亦勞止汙可小惕惠此中國

俾民憂沮。獨息沮去也。箋云沮猶出也。發也。揭無縱

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醜衆厲危

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

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之。況其邇者乎。是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疏民亦至

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應應對之應。疏弘大。

毛以為為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京

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沮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勸

慎衆為危殆之行。者文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

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太位者。雖小子而用事。其大

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之為幾。厲為惡

戎汝弘廣為異餘同。傳揚息沮去。正義曰揭息釋法。又

云沮漏也。然則出者開物滌去之名。故以為去。箋以為憂。沮

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

是謂出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傳醜衆厲危。正義曰

醜衆釋詁。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九三爻揚若厲之類

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衆謂衆為惡行。以為人者也。箋厲

惡至道壞。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

名。故以厲為惡。殺官司厲注云。犯改為惡。曰厲是也。所引春

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曰于曹。遂飲焉。于重。立嬰

其禍重。立人開門而前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

而何以田為。以厲為厲。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為惡。釋

義云。壞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

云。無使元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事

我大。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六也。雖小子其用

事其大也。箋戎猶至成之。正義曰。以下已有故。故訓戎

為汝。弘復為大。則大文。云直故。弘猶廣。亦大之義耳。小子

知自遇。故知自遇。故知自遇。故知自遇。故知自遇。故知自遇。

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迹者乎皆上繫
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
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為汝者孫孫疏云
戎之為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義為長民
亦勞止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賊義曰
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無縱詭隨以謹繾繾式遏寇
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王欲玉
虐無俾正反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王欲玉
女是用大諫箋云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
之言○今疏傳賦義曰殘○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賦
力至反○正義曰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繾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繾者
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
此云以謹繾繾是人行反覆
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齊詩校
詩疏七之四
二四
陸文進

板凡伯刺厲王也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疏板八

入句○箋凡伯至卿士○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伯

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

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

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

杜預云及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

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板板下民

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

也箋云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

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卒

子血反瘁本又作瘁當宣反沈本作瘡出如

字徐尺遂反話戶決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

麻非聖管管

不實於宣管管無所依繫宣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

言行相違也○宣

猶之未遠是用大諫猶圖也箋云

丁旦反行下孟反

圖遠用是故

我大諫王也

疏上帝至大諫○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

其為眇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文反於

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
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
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惡無重聖
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
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
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
王○鄭唯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板板至猶道○正義
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矣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
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
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
同也○箋猶謀至將至○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
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
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道王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
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
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
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
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
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箋不得言不
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
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管管

府舒校

詩疏十七之四

林重校

五

呂佛生

至重誠○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
依繫曾誠釋詁文○箋王無至相違○正義曰以無聖而言
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
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
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曾還還是上出話不然
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耳○
傳猶圖○正義曰釋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
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遠也 天之

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也憲憲猶欣欣也泄泄

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
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
意以成其惡○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
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說文作世云多言也為于偽反 辭

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輯和洽也合懌說

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
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輯音集又七入反釋音亦本亦
作懌說音悅下 疏 天之至莫矣○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
同語魚庶反 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

以上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
艱難天下之民故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
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故臣等無得如是皆皆
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
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
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
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
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
也○傳憲憲至沓沓○正義曰釋訓云憲憲世世制法則也
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為制
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世
世之義憲憲猶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
世世猶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
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天斥至其惡○正義曰戒臣不令
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
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
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云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
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法
以成其惡也定本集註皆然達其意俗為達者誤也○傳輯
和至莫定○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

府寄校

詩疏七之

林重校

十六

吳佛生

俱訓為樂故以懌為悅○箋辭辭至大臣○正義曰論語云
出辭氣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
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我雖異事
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我雖異事

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頭頭

察官也頭頭猶警
警也箋云及與即

說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與女同官俱為卿十我就女而
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及聽我言警警然不肯受○僚字又作
寮力彫反卿五刀反警五報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

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
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

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
乎○芻初俱反蕘如譏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
疏 我雖至芻蕘○正義曰上言戒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
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

察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
而汝聽我言及卿聽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
急事汝勿以為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
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

况我與汝之同察得棄其言也。傳僚官至警警。正義曰：察官釋詁文言同察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察，吾嘗同察，敢不盡心乎？是察為同官也。與爾者是不聽之狀。釋訓云：踴踴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警警。箋及與至肯受。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即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傳芻蕘薪采者。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服事至我乎。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躑躑。循，效也。躑，躑躅也。府寄校

詩疏古之曰

林重校

宅

貌箋云：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諛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效效然自謂也。女反躑躅，然如小子不聽我言。○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躑，其畧反。樂音洛。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焯焯。

不可救藥。八下曰：耄，焯焯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戲謔，多行焯焯，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耄，莫報反。焯，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疏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效效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躑躅，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耄乎？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之事以為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多行慘毒之惡，焯焯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謔謔至驕貌。○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憲之心，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善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

灌灌之義，故云猶效效言日至誠效實而告之，但彼不受。凡即是無所告耳。釋訓文云：躑躅躑也。孫炎曰：謂驕慢之貌。○

○

○

○

○

○

○

箋今王至我言○正義曰謔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
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謔謔謔謔也舍人曰謔謔謔謔謔謔皆盛
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謔謔然盛以與讒慝
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
夫諫汝救歟然者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
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驕驕然如小子不聽我言
也○傳八十至熾盛也○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云耄是氣
熱之盛故為熾盛也○箋今我至其禍○正義曰老耄老人
言多昏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
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
用其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以此意熇熇是熾
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
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入載尸

儻怒也夸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
女無夸毗以形體頓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
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濟
才細反疾怒也夸苦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

方駿采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有舒校

詩疏二之四

林重校

七

王

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
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歛空虛無財貨以共
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調瞻衆民言無恩也○駿
都練反郭音玷說文作念采許伊反郭音香惟反說文作尹
呻音申吟如字本文作益同度待洛反斂力艷反



天之

師○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
之害汝等無得為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
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
言語矣故今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然則
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之喪禍重
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貨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
施我之衆人欲調瞻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
恤故以刺之○傳濟怒至柔入○正義曰濟怒釋言文舍人
曰濟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已卑身求得於
人曰躄柔然則夸毗者便解其足前却為恭以形躄順從於
人故云以躄柔入○箋君臣至弭謗○正義曰尸謂祭時之
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
政故也特厲王虐而弭謗士見周語弭止也止入之謗已者
○傳駿采呻吟○正義曰釋訓文孫炎曰入愁苦呻吟之聲

也。箋：蔡揆至無息。正義曰：蔡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則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註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天之牖民如

燠如篔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燠道也。如燠如篔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燠許元反，篔音池，攜下圭反，和如字。又胡

反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辟法也。箋云：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益為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辟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孔易鄭音亦注，易也。上字同，又以歧反，多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痺亦反，注同，易也。以歧反，下同。學本又作掣，尺製反，與

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疏：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之導民也。如燠然，如篔然，言民必應君命，如燠篔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

府符。詩疏七之四。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今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政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牖道至必從。正義曰：牖與誘古字通用，故以為導也。燠篔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燠篔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傳：辟法。正義曰：釋詁文。箋：易易至為法

○正義曰：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取東末，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善也。藩屏也。垣，當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

也。藩屏也。垣，當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

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表翰胡旦反
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
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懷和也箋云斯離也
和女德無行酷虐之

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
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

適子○難 疏 价人至斯畏○毛以為上既今王施法此言
乃且反 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鄣

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為垣牆又用大邦諸侯維以為屏蔽
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禎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

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
子維以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子王必常行此德無使

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
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其藩鄣大師三

公之大臣維為垣牆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
之宗適維為楨榦皆近而任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

句同維訓斯為離○傳介善至翰幹○正義曰价善釋詁文
藩者園圃之離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

名故云垣牆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
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

府尊 詩疏二十七之四 二 施肥刊

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
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

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鄣蔽冠難天子居內設法而無
安之价人摠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

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勤王擇人為官故
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

故稱甲入君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
周禮言太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姓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

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
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

賦子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
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

文類之不得為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
太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

愛故摠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
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

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事

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太宗未為官職尊
卑次之也箋以公親於卿故便文而先言公月。傳懷和。
山義曰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
。箋斯離至適子。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
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
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誠宗子王之適
子也有天下者皆欲福及長出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為
城使免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
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盡命禍及宗子其謂
城壞宗子之誠既壞則羣臣車離而汝王獨居而有以畏懼
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誠使不傾
蹙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六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
子謙與上同故辨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疾之亂
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是僭及宗
子也兩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是君臣乖離也。二
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
獨居而畏也是賢。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
敢馳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王往且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
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吳
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善反。本或作衍。

疏。敬天至游衍。正義曰。上。所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言
戲。罪。逆。豫。又。當。敬。天。之。威。怒。以。常。戰。栗。無。敢。忽。之。而。馳。驅。自
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昔謂之
明。常。而。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言。惡。既。曰。若
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戲。豫。至。白。恣。曰。我。曰。戲。豫。謂。戲。而
逆。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
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
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
。則天。之。變。者。謂。大。怪。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
。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遊。豫。自。恣。也。箋。倫
變。正義曰。釋言文。傳王相至衍溢。正義曰。以。正。期。謂
其。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
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指。恣。之。

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指恣之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七

十七之四

